



迎接朝霞  
李海波摄

■ 杨金坤

## 人生的秋季

文人多善感,当晨风带着一丝凉意,偷偷地用自己凉爽的身子往我身上蹭的时候,我知道,秋天来了。

秋风摇曳、树叶飘零。我静静地坐在一棵梧桐树下,等待一枚叶子落下。双手接住第一片落叶,忽而发现它的枝叶间纹理如此清晰,一种未经修饰而天成的美,无法诠释。我不由叹息,这片叶子从枝头间的一簇鹅黄、一抹绿意、一派葱茏,为何转眼之间,就枯萎凋零了呢?这片叶子也驻足过蝉、逗留过蝴蝶、歇息过蜜蜂,为何一瞬间,就坠落泥土呢?

人生就如这片落叶,是趟单程的旅行,没有回来的路。这也注定我要一边领略,一边路过,遇上对的人,错过无缘的人,在生命中,多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。

秋天的颜色是深沉的,由争艳

变的稳建了,也祥和了,褪去了争强,消滅了好胜,甚至脸颊有点苍桑了。但却透出浓浓的韵美,给人一种像上帝一样的厚爱,包容了夏季,遗留下来所有的不足,也包容了人生自认为的缺陷,与天地共融。金黄的稻穗,挂满枝头的柿子,穿着红裙子的石榴,还有那脆甜的大枣,以及粒粒饱满的玉米,和一筐一筐的花生。它们带着喜悦来到人间,散发出自己独特的的气质,用自己的色彩装扮着我们的日常生活。

走到人生之秋,我越来越明白,知道自己拥有什么,自己需要什么,给予别人什么,给予社会什么。每一步都踏踏实实的付出,每一刻都安安稳稳的收获。不再轻浮,不再肆意妄为,得体,成了最佳选择。正如这秋色,拥有果实满满,用暖色调面对世界,温和不张扬,低调中有光芒。

夜,静得可怕,常常夜里醒来,

没有睡意,只听见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。驻立窗前,伸手感触秋雨滴打落手心的感觉,轻轻的,凉凉的。细听它洒落的声音,除了自己的呼吸以外,没有任何杂音在里面的感觉,让人有窒息的温柔。

打开灯,揽镜自照,从镜中的一缕白发、眼角渐渐多起的鱼尾纹,我感受到我的生命走进了寒秋。时光那么浅,光阴那么长,行走于尘世,时间真像是谁也无法看到的浓雾,忽然将我立于一季的秋天,沉静而幽远。曾经的欢颜笑语,曾经的悲欢离合,伴着发酵的记忆在胸中膨胀,这一刻,我泪流满面。

到了生命之秋,我懂得了为自己去活着,懂得了怎么去爱他人,懂得了生命的无常,也懂得了该珍惜的珍惜,该收场的收场。

坐拥满怀秋色,温润似水流年。

■ 李磊

## 漂泊

一片云彩

随风飘荡

时急时缓

时而驻足

没有哪一个角落

缺失过它的身影

他却羡慕

一棵站立风中的树

有自己的根

不用四处去漂泊

他的悲伤

化作无奈的雨滴

滋润了成片的森林

我就是那一片云彩

走过东西南北

走过大街小巷

编织过多少

绚丽的梦

但离别越久

却越是脆弱

因为

思念阿妈的泪滴

总在风中流淌

任谁路过

都能嗅到

这咸咸的滋味

## 瓜田往事

■ 寇俊杰

我的家乡地处平原,离村头四五里,有条小河蜿蜒而过,河边的沙土地成了种西瓜的最佳场所。那里的地不是每家都能分到,或是有地也不种,因为西瓜成熟的季节,也是最容易涨河的季节,西瓜又低又矮,还是最怕淹的农作物,况且种起来也很费事,所以河边的沙土地种的最多的是红高粱,只有留根爷家常种西瓜。

留根爷家的西瓜地有一亩多,周围种着红高粱,像一排扛着红缨枪的哨兵,但也只是像罢了,它根本挡不住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。我们一般在中午,太阳正毒的时候,溜出家门到河边玩耍。我们先跳进河里打水仗、潜猛子,等玩累了,就会有人提议说,我们去留根爷家的西瓜地里摘瓜吃吧?当然别的人是异口同声地答应。

我们自然排成一条队,胆大的在前面探

路,胆小的在后面压阵。我们猫着腰,脚步轻抬慢放,悄悄地来到留根爷家的地边上,先停下来看看动静。我们知道留根爷就在瓜棚里,而且他还养着一条高大凶猛的大狼狗。那条狗我们平时都见过,个头比我们还高,吐着红色的舌头,看着都吓人,跑起来更是轻而易举地就追上了野兔,但西瓜的诱惑使我们不顾一切。我们互相壮壮胆子,看看四周没一点儿异常,连脚边的蚂蚱我们也没有惊动,于是就又蹑手蹑脚地继续前行。

又大又圆的西瓜在瓜秧的掩映下正做着美梦呢,却被我们轻轻摘下,抱起来转过身,慢慢穿过红高粱,然后撒腿就跑。等听到狗的叫声,我们早跑出去了几十米远。那速度和我们来时正好是两个极端,来时像虫,去时如风。瞬间我们就又隐身到另一片高粱地里,然后把西瓜放到一块儿,一拳一

拳把西瓜砸开,再掰成几块,论功吃瓜,人人有份儿。我们一个个低着头,哧溜哧溜地吃得山响,西瓜籽也顾不得吐,红色的西瓜汁顺着嘴角流到了下巴上也顾不得擦。高粱地紧靠河边,我们把西瓜皮顺手扔到河里,绝不留下一点儿痕迹。吃完瓜,二胖说,要是牛角酥吃才好吧!牛角酥是一种又酥又脆的甜瓜,我们只是听说过,但我们都说他得寸进尺!

因为隔三差五地有西瓜吃,所以我们的暑假变得特别快乐。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过着,忽然有一天,留根爷提着一篮子牛角酥,挨个找上门来说:“我今年也种了几棵牛角酥,摘下来让孩子们尝尝,看有没有西瓜好吃?”临走他又说:“牛角酥在东北角种着,虽然离瓜棚近,但那狗我一直拴着,不用害怕!”